

宮闈典第一百三卷

外戚部列傳一

漢一 呂公

按史記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按漢書外戚傳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公爲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

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
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
兄二人皆嘗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
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
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
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
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
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
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
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祿產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呂澤

按漢書恩澤侯表周昌令武侯澤以客從入漢定三秦將兵下碭漢王敗彭城往從之佐定天下六年正月丙戌封三年薨

呂釋之

按漢書恩澤侯表建成康侯釋之以客從數奉漢王入漢使釋之歸豐衛太上皇六年四月丙戌封

九年薨

呂平

按漢書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元年四月丙寅封八年反

誅

呂勝

按漢書恩澤侯表贅其侯呂勝以皇太后昆弟子淮陽丞相侯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呂更始

按漢書恩澤侯表滕侯呂更始爲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丞相侯四月丙申封八年

反誅

呂忿

按漢書恩澤侯表呂成侯呂忿以皇太后昆弟子侯四月丙申封八年反誅

呂瑩

按漢書恩澤侯表祝茲侯呂瑩以皇太后昆弟子侯八年四月丁酉封九月反誅

呂台

按漢書恩澤侯表周昌令武侯澤薨子台嗣高祖九年更封爲酈侯四年高后元年爲呂王二年薨
謚曰肅追尊令武曰悼武王

呂產

按漢書恩澤侯表汶侯產台弟高后元年四月辛卯封六年爲呂王七年爲梁王八年反誅

呂則

按漢書恩澤侯表建成侯釋之薨孝惠二年侯則嗣七年有罪免

呂種

按漢書恩澤侯表則弟種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奉呂宣王國七年更爲不其侯八年反誅

呂祿

按漢書恩澤侯表漢陽侯祿種弟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八年爲趙王追尊康侯曰趙昭王九月反

誅

呂嘉

按漢書恩澤侯表周昌令武侯澤曾孫腫王嘉三年嗣坐驕廢侯

呂通

按漢書恩澤侯表腫侯通嘉第六年四月丁酉封八年爲燕王九月反誅

呂卮

按漢書恩澤侯表東平侯卮通第八年五月丙辰封九月反誅

薄昭

按漢書外戚傳薄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早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疎受之薄氏

侯者一人 按恩澤侯表軹侯薄昭高祖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夫迎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侯萬戶元年正月乙巳封十年坐殺使者自殺帝臨爲置後十一年易侯戎奴嗣三十年薨建元二年侯梁嗣

石奮

按漢書本傳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諄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

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綈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竇長君 竇廣國

按漢書外戚傳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

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

竇彭祖

按漢書恩澤侯表南皮侯竇彭祖以皇太后兄子侯六月乙卯封二十二年薨建元六年夷侯良嗣五年薨元光五年侯桑林嗣十八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竇嬰

按漢書本傳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之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爲吳相病免孝景卽

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士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遊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加慙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彔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按漢書恩澤侯表蓋靖侯王信以皇后兄侯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三十五年薨

王充

按漢書恩澤侯表蓋靖侯王信薨元光三年頃侯充嗣

王受

按漢書恩澤侯表頃侯充薨子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田蚡

按漢書本傳蚡孝景王皇后之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爲大將軍方盛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迺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寶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日益橫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辯免上以蚡爲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蚡爲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

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田勝

按漢書恩澤侯表周陽懿侯田勝以皇太后同母弟侯三年封十二年薨

田祖

按漢書恩澤侯表周陽懿侯薨元光六年子祖嗣八年元狩二年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

衛青

按漢書本傳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爲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

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迺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鹵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鹵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於隴西捕首鹵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爲平陵侯張次公爲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馬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

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
訊獲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
郡朔方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
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
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
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
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
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
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
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
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

獲王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搏戰獲王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爲南寧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爲陟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